

# 北宋詩學中「寫意」課題研究

謝 佩 芬

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

# 北宋詩學中「寫意」課題研究

謝 佩 芬

謝佩芬君，民國五十三年生，臺灣省台北縣人。八十五學年度畢業於本校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。本論文由黃啓方教授指導。

|   |   |   |   |
|---|---|---|---|
| 版 | 權 | 所 | 有 |
| 不 | 准 | 翻 | 印 |

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初版

文史叢刊之一〇七：  
北宋詩學中「寫意」課題研究

出 版 者：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

主 編 者：李 偉 泰  
          李 東 華

著 作 者：謝 佩 芬

發 行 者：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

印 刷 者：淵明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台北縣永和市福和路164號四樓

電 話：2231-3615 2231-3616

ISBN 957-02-2191-7

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章 緒 論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1  |
| 第一節 研究動機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1  |
| 第二節 研究方法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14 |
| 第二章 新詩觀形成的契機與顯現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「寫意」詩觀之發軔 .....                | 29 |
| 第一節 「意不常語不俗」——王禹偁對意、語準則的提出 ..... | 29 |
| 第二節 「包蘊密緻」——西崑詩人「別得新意」的體會 .....  | 42 |
| 第三章 「率意」風尚的標舉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美學風尚的新變(上).....                | 69 |
| 第一節 「率意」——梅堯臣、劉放對新趨向的倡導          | 70 |
| 第二節 「意新語工」——梅堯臣與新理念的萌發 ....      | 81 |
| 第三節 「以俗爲雅，以故爲新」——梅堯臣對「意          |    |

## 2 北宋詩學中「寫意」課題研究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新語工」的實踐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95  |
| 第四節 「含不盡之意」——梅堯臣對「意新語工」的超越..... | 100 |
| 第五節 「平淡」——梅堯臣、江休復等人對新風格的確立..... | 114 |

## 第四章 「率意」風尚的其他思考面向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——美學風尚的新變(下)..... | 155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節 「心得意會」——歐陽脩論讀者、作者「意」之會通.....    | 156 |
| 第二節 「忘形得意知者寡」——歐陽脩論「意」與表達媒介之關係..... | 161 |
| 第三節 「理達」——歐陽脩對「理」的強調與「意」之深化.....    | 176 |

## 第五章 寫意詩觀的建立(上)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——蘇軾對寫意課題的推衍..... | 195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節 「出新意於法度之中」——由「法」的角度創建新意..... | 195 |
| 第二節 「高風絕塵」——「尚意」思想的內涵.....       | 233 |
| 第三節 「辭達」——以「言」達「意」的努力.....       | 266 |
| 第四節 「論畫以形似」——「形」(「言」)、「意」        | 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關係的掘發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93 |
| 第五節 「以故爲新、以俗爲雅」——「言」、「意」<br>問題的具體實踐 ..... | 344 |
| <b>第六章 寫意詩觀的建立(下)</b>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黃庭堅對寫意課題的深入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59 |
| 第一節 「讀書精博」—「法度」的標舉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359 |
| 第二節 「無一字無來處」—「意」、「語」問題的<br>解決方法 .....     | 382 |
| 第三節 「命意曲折」—「意」、「法」關係的探索<br>.....          | 412 |
| 第四節 「不俗」—「寫意」極境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439 |
| <b>第七章 結 論</b>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467 |
| <b>參考書目</b>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485 |

## 第一章 緒 論

### 第一節 研究動機

唐、宋詩分別代表兩種不同風格的典型，這是研究中國詩歌史者都承認的事實，至於他們之間具體的歧異究竟為何，學者各有不同說法。自南宋開啓唐、宋詩之爭<sup>1</sup>的論題之後，各類意見紛陳，論者聚訟紛紜，夾纏不清。近代學者之中，意見較具代表性而為人們所熟知的，如錢鍾書先生云：

唐詩、宋詩，亦非僅朝代之別，乃體格性分之殊。天下有兩種人，斯分兩種詩。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，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。……夫人稟性，各有偏至。發明聲詩，高明者近唐，沈潛者近宋。……一生之中，少年才氣發揚，遂為唐體，晚節思慮深沈，乃染宋調。<sup>2</sup>

以體格性分區劃唐、宋詩差別，徐復觀先生云：

唐人的詩，主要是憑想像和幻想之力，把感情當下的活動表現出來，以呈現出感情的原有之姿。這即是一般所說的唐詩

---

<sup>1</sup> 參見齊治平《唐、宋詩之爭概述》（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84.1）、戴文和《「唐詩」與「宋詩」之爭研究》（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9）。

<sup>2</sup> 錢鍾書《談藝錄》（台北：藍燈文化公司，1987.11）第一則・「詩分唐宋」條，頁2-4。

## 2 北宋詩學中「寫意」課題研究

主情。<sup>3</sup>

宋詩主意，所謂「意」不是一般所說的意志之意，而是以想像為主的「思」中，加入了較多的理性成分，前人便稱為意，這可以說是把感情加上了理性，甚至是把感情加以理性化。

意是經過理性的澄汰而成為更凝斂堅實的感情。<sup>4</sup>

明白劃分「唐詩主情」、「宋詩主意」，他對「意」的定義是「經過理性的澄汰而成為更凝斂堅實的感情。」就某個角度而言，「意」仍是涵攝在「情」之下，並非判然對立。繆鉞先生則說道：

唐詩以韻勝，故渾雅，而貴醞藉空靈；宋詩以意勝，故精能，而貴深折透闢。唐詩之美在情辭，故豐腴；宋詩之美在氣骨，故瘦勁。<sup>5</sup>

以「韻」、「意」為唐、宋詩基本界線。

以上諸家學者所論都是研究宋詩者屢加引證的精當卓見。如果仔細分析，我們不難發現，這些兩兩相對的區別中，似乎都指向一個分界方向，那就是--唐詩以「情」、「韻」取勝，宋詩則以「意」、「氣」為長，這的確是唐、宋詩的基本區隔所在。不過，我們似乎可將範圍再加以縮小，明確指出唐、宋詩之分，更根本的源發點在於「情」、「意」之別。

我們都知道，中國詩歌與西方史詩不同，它是源遠流長的抒情傳統，陳世驥先生曾分析：

就整體而論，我們說中國文學的道統是一種抒情的道統，....並

---

<sup>3</sup> 《中國文學論集續編》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81）頁60。

<sup>4</sup> 同註3，頁59。

<sup>5</sup> <論宋詩>，《詩詞散論》（臺灣開明書店，1982.10 臺七版）頁17。



不算過份。中國古代對文學創作的批評和對美學的關注完全拿「抒情詩」為主要對象。他們注意的是詩的音質，情感的流露，以及私下或公眾場合自我傾吐。……情的流露便是詩的「品質說明」。<sup>6</sup>

「抒情」的確是漢魏六朝、唐詩最重要的特質<sup>7</sup>，不過，趙宋伊始，詩人們就自覺地往開闢新境的路向努力，他們鑑於唐詩抒情大備的壓力，而意圖轉往另一進路，龔鵬程先生認為：

到了宋代，宋人論詩，很少把情感的抒發視為主要創作活動內容及其評價標準，通常其評價標準在於「意」。<sup>8</sup>

以「意」為宋人論詩標準，洵為的論。然而，宋人不僅以「意」論詩，更將他們對「意」的重視貫徹到實際創作之中，從而形成「以文字為詩，以才學為詩，以議論為詩」<sup>9</sup>的特色，可以說，宋詩風格的形塑與他們對「意」的重視密不可分。

正因宋人作詩、論詩都重視「意」，學者故而斷言，宋代是「由緣情的詩觀，發展而為尚意的詩觀。」<sup>10</sup>這確是事實。

<sup>6</sup> <中國的抒情傳統>，頁 35-36，收入《陳世驥文存》，台北：志文出版社，1972.7。

<sup>7</sup> 關於中國抒情傳統的問題，陳世驥<中國的抒情傳統>（收入《陳世驥文存》，頁 31-37，台北：志文出版社）、高友工<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（下）——經驗材料的意義與解釋>（《中外文學》，7 卷 12 期，頁 44）、蔡英俊<抒情精神與情傳統>（收入《中國文化新論·文學篇——抒情的境界》，頁 67-110，台北：聯經文化公司，1982）諸文都曾詳論，見解警闢可信。

<sup>8</sup> <論妙悟>，收入《詩史本色與妙悟》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86.4）頁 240。

<sup>9</sup> 嚴羽<詩辨>，《滄浪詩話校釋》（郭紹虞校釋，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87.4）頁 26。

<sup>10</sup> 胡曉明《中國詩學的精神》（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95）第五章·「尚意」，頁 148。

#### 4 北宋詩學中「寫意」課題研究

不過，所謂「尙意」，意涵其實十分含混，學者並未進一步析論：宋人爲何「尙意」？有那些詩人「尙意」？是否有詩人並不認同「尙意」詩觀？「尙意」的內容爲何？也就是說，即使甲、乙都「尙意」，但他們所指謂的「意」是否等同？「意」可以有許多意涵指涉<sup>11</sup>，但學者們研究宋詩「尙意」問題時，似乎都忽略了這項現象，無論何時何地，只要詩人們提到「意」，便將它們一律等同，這無疑是個很大的疏失。

關於中國文學批評用語的含糊性，現代學者經常有所反省，尤其數十年來，受到西方文藝理論講求邏輯推理，分析精密的研究方式衝擊，有識之士開始省思傳統文學批評的不足之處，有些學者以「印象式批評」訾責傳統詩文論，認爲古人意見過於籠統模糊，未能顯明論點。

雖然，他們並非無的放矢，卻也不盡然客觀合理，因爲中國文學批評有它獨特的一套體系，並非全是雜亂無章、隨興式的講談。不過，古人對於批評用語的使用，的確不是那麼明確朗晰，同一字詞，隨著言說者論談時間、場合、情境的改變而各有不同指涉，朱東潤先生提醒我們：

---

<sup>11</sup> 大陸學者蔡鍾翔、曹順慶歸納「意」之義涵，說道：「在古典文藝美學中『意』這一概念具有多重涵義，最重要的涵義有二：一是指作品所蘊含的思想、觀點、義旨、哲理，一是指創作構思過程中所形成的尚未物化的意象。」（《自然·雄渾》頁 100-101，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1996.10）所論大致得實。

不過這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言，學者論及「意」時，經常隨著發言情境、對象、討論事項...的不同而改變「意」之內涵，這也正是研究「意」時最大的困難。

讀中國文學批評，尤有當注意者，昔人用語，往往參互，言者既異，人心亦變。同一言文也，或則以爲先王之遺文，或則以爲事出沈思，功歸翰藻之著作。同一言氣也，而曹丕之說，不同於蕭繹，韓愈之說，不同於柳冕。乃至論及具體名詞，亦復人各一說，如晚唐之稱，或則以爲上包韓柳元白，或則以爲專指開成而後。逐步換形，所指頓異，自非博綜於始終之變者，鮮不爲所瞽亂，此則分析比較，疏通證明之功之所以貴也。<sup>12</sup>

閱讀中國文學批評資料時，必須特別注意分辨各個術語的意涵，同一用語，隨著言說者的不同，內容意指也有所改變，因此我們須得詳加「分析比較，疏通證明」，以免爲其所瞽亂。

楊松年先生進一步歸納中國文學批評用語所發生的問題，具體指出幾項要點：

甲、對於所用的主要辭語，不作具體的解釋，或給予清楚的定義式的規定。

乙、即使是同一作者，在同一作品中，用同一辭語，在不同的地方，卻含具不同的意義。

丙、中國文學批評的用語，多依據常用的學術辭語。這類辭語，前人用時，已不加闡釋，而致意義含糊；批評者再加運用，並且增以己意，就更令意義益爲模糊了。

丁、批評的用語，有時由於運用者追求文字美，行文時講究對偶，致使它與另一辭語列舉，產生意義上的變化，致令語義含

<sup>12</sup> 《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》（台北：臺灣開明書店，1979.8 臺六版）頁3。

## 6 北宋詩學中「寫意」課題研究

糊。<sup>13</sup>

這些確實都是常見的問題。正因為中國文學批評用語存在這些現象，當我們試圖釐清某些詞語的意涵時，便不免遭遇相當大的困難。

我們研究宋人「寫意」課題時，會發現，所謂「尚意」、「以意為主」便存在這類淆亂情形。

站在研究者立場，我們應該設法釐清「意」在宋代詩學中的各種涵義，辨擇其中異同，可是，這樣的努力既十分艱辛又難以得到認同，因為，許多時候，宋人論及「意」的相關議題時，他們本身便已語焉不詳，或是夾雜不清，經過時空距離的阻隔，我們再要試圖解析其中諸多疑霧，無疑是相當困難的。

而且，「意」有眾多義涵，我們不可能，更沒必要一一分析它們的確定含義。有時，文人某些意見只是偶發性的言談，並不具有一貫性，或是無關緊要，沒有特殊創獲，或是對前人意見並沒有進一步的闡發推衍，我們當然不須探究，否則將使問題變得過於繁雜瑣屑。

以宋人關於「寫意」課題的討論為例，學者經常只以「尚意」、「重意」、「以意為主」一語簡單帶過，卻沒有細分各家所說的「意」究竟有何異同。當我們研究魏晉言、意之辨的問題時，都明白王弼、荀粲、歐陽建各家所謂的「言」、「意」意涵不同，而努力區分「意」在各家理論中的意義<sup>14</sup>；但在討論有關宋詩「意」的問題時，卻混

---

<sup>13</sup> 《王夫之詩論研究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6.10）頁3-9。

<sup>14</sup> 如吳毗〈言意之辨與魏晉玄理〉（《鵝湖月刊》116期，頁19-29，1985.2；117期，頁44-47，1985.3；118期，頁46-53，1985.4；121期，頁27-32，1985.7；122期，頁31-32，1985.8；123期，頁38-43，1985.9；124期，

難統言之，未曾細分各家所謂的「意」有何異同，實是令人不解。

魏晉文士彼此論辨，雖難免衆說紛紜，但真理愈辯愈明，縱使人們各持己見也無妨。因為，在不斷的詰難質疑中，經由彼此腦力激盪，有關「意」的各種指涉、相關課題，也就慢慢浮現，從而逐漸清晰明朗。

顯然，北宋詩學中「寫意」課題的情形與魏晉不同，它並沒有在一段固定時間內各家集中論辯的盛況，也沒有明確提出討論主題（如「言、意之辨」），集中焦點，既缺少文人學者間相互論辯的機會，各種意見的表抒難免偏於個人式的說明。

不過，追求「自成一家」的獨立意識自宋初以來，便是文人們亟欲達致的目標<sup>15</sup>，當他們自覺地思索唐、宋詩之別，尋覓新徑時，似乎不約而同地步上「寫意」路途，自王禹偁「意不常語不俗」、梅堯臣「意新語工」、蘇軾「出新意於法度之中」，直至黃庭堅「點鐵成金」，都是著重在「寫意」的探討。

正因如此，當我們試圖在看似散亂的宋人詩論中尋覓一條貫串全局的線索時，將會發現，「寫意」便是我們訪求的目標。

也許有人會質疑，「寫意」應該是屬於書、畫領域的專有名詞<sup>16</sup>，我們將它置放在詩學中使用<sup>17</sup>，是否會是個嚴重的謬錯誤解？

---

頁 48-53，1985.10；128 期，頁 55-57，1986.2）便對王弼等人思想體系中的「意」詳加區分。

<sup>15</sup> 有關宋代詩人「自成一家」的問題，張高評先生〈自成一家與宋詩特色〉（收入氏著《宋詩之新變與代雄》，頁 67-156，台北：洪葉文化公司，1995.9）論之甚詳，茲不贅述。

<sup>16</sup> 宋、元以後，「寫意」一詞時常在書、畫論述中出現，甚至成為一派特殊指稱，如：元、夏文彥《圖繪寶鑑》云：「僧仲仁……以墨暈件梅，如花影

然，另成一家，所謂寫意者也。」元、湯垕《畫鑒》云：「觀畫之法，先觀氣韻，次觀筆意、骨法、位置、傳染，然後形似，此六法也。若看山水、梅蘭、枯木、奇石、墨花、墨禽等游戲翰墨，高人勝士寄興寫意者，慎不可以形似求之。」明、王綏《書畫傳習錄》云：「逮夫元人專為寫意，瀉胸中之邱壑，潑紙上之雲山，相沿至今，名手不乏。」清、方薰《山靜居畫論》：「今人畫蔬果蟲魚，隨手點簇者，謂之寫意。」清、查禮《題畫梅》云：「畫家寫意，必須有意到筆不到處，方稱逸品。畫梅者若枝枝相接，朵朵相連，墨跡沾紙，筆筆送到，則刻實板滯，無足取矣。」清、潘曾聲《紅雪山房畫品》云：「古人作一畫，必慘澹經營，樓台殿閣，塔院房廊，位置貼妥，然後落筆。今人胸無成竹，魯莽下筆，輒曰寫意，而于疏密濃淡淺深之法，全未領悟。此大誤也。」清、邵梅臣《畫耕偶錄》云：「昔魯南台先生曰：『寫意畫非精熟工筆，則漫無法則，尤必神行氣中，筆忌平庸。墨求生動，攻（工）性兼到，能收能放，庶幾隨手萬變，意到筆隨。但知收而不知放，縱精熟工筆，不可與言寫意。』」

綜觀各家論「寫意」的意見，不難發現，他們對「寫意」的態度大抵可以分為二類，一是認為「寫意」乃寫創作者胸中之意，因此不需講求「形似」；另一派則認為「寫意」須得以精熟筆法為前提，才能意到筆隨，適切「寫意」，所謂「必極工而後能寫意，非不工而遂能寫意也。」（清、鄭燮之語）。

- <sup>17</sup> 個人查檢臺灣地區期刊論文，得知 1970.01-1998.06 共有二十四篇以「寫意」為名的論文，篇名如下：

〈花鳥畫法：用筆用墨與用色及其他寫意畫法〉，林中行，《國教世紀》18 卷 5 期，1982.11，頁 7-9。〈淺談國劇：寫意的切末—東旗與船槳〉（鍾傳幸，《暢流》71 卷 3 期，1985.03.16，頁 29-31）、〈淺談國劇：寫意的切末—轎馬〉（鍾傳幸，《暢流》71 卷 4 期，1985.04.01，頁 21-22）、〈草書與寫意畫〉（宋后玲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3 卷 10 期，1986.01，頁 107-111）、〈新寫意畫：現代水墨畫的發展〉（林葆華，《中國美術》1 卷 1 期，1987.04，頁 75-82）、〈吳山明的寫意人物畫藝術〉（劉奇俊，《藝術家》，25 卷 2 期，1987.07，頁 219-221）、〈中西戲劇之寫實與寫意〉（李樹良，《中縣文藝》，第 1 期，1987.10，頁 30-33）、〈徐渭和他的水墨寫意畫〉（黃庭海，《中國美術》6 期，1988.02，頁 84-85）、〈論「寫意」是晚期中國畫衰弱的一個原因〉，高居翰原著，傅立華中譯，《台北評論》，5 期，1988.05，頁 314-325）、〈漫談工筆人物畫傳神寫意問題〉（顧生岳，《中國美術》，12 期，1988.09，頁 80-82）、〈寫實兼寫意：新馬留臺作

事實上，如果我們稍微翻閱《全宋詩》以及宋人詩文別集中的作品，便會發現，「寫意」一詞在其中出現的頻率並不算太低。既然，宋詩裡都坦然以「寫意」作為某組指稱詞語，我們又何必囿於固有的

---

家初論》（陳鵬翔，《文訊月刊》，38 期，1988.10，頁 129-138）、〈寫實兼寫意：新馬留臺作家初論〉（陳鵬翔，《文訊月刊》，39 期，1988，12，頁 180-186）、〈畫品人品兩相重一代大師萬古芳：當代大寫意畫家李若禪〉（黎朗，《藝術家》，28 卷 6 期，1989.05，頁 184-194）、〈明代寫意花鳥畫形成的社會因素與風格之發展〉（許耀文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11 卷 11 期，1994.02，頁 4-29）、〈玉骨冰清——從王冕的畫看元代墨梅兼論中國畫之寫實、寫真與寫意〉（高木森，《美育》，52 期，1994.10，頁 1-7）、〈舞臺大寫意——黃佐臨和他的寫意戲劇觀〉，林克歡，《表演藝術》，27 期，1995.01，頁 52-55）、〈寫意畫「筆墨」的認識〉（談錫永，《藝術家》，42 期，1978.11，頁 76-82）、〈吹墜天花是寫意——蘇軾與書法〉（劉濤，《國文天地》，11 卷 11 期，1996.04，頁 97-101）、〈江北申一師法自然自在寫意〉（李義弘口述，《藝術家》，42 卷 6 期，1996.06，頁 264-265）、〈寫意·寫真·寫彭萬堦〉（黃小燕文，Hargrove, jeff 攝影，《雄獅美術》，306 期，1996.08，頁 91-96）、〈工筆心情寫意人生——訪名作家劉墉〉（蔡敏麗採訪，熊傳慧整理，《出版流通》，54 期，1996.08，頁 56-57）、〈「風鳥」的寫意之旅〉（林鶴宜，《表演藝術》，49 期，1996.12，頁 74-75）、〈抒情寫意畫人生〉（羅之森，《藝術家》，46 卷 4 期，1998.04，頁 460）、〈龐均油畫寫意展〉（龐均，《藝術家》，46 卷 5 期，1998.05，頁 527）。（資料來源：國家圖書館「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光碟系統」、「資料庫整合查詢」）。

書名含有「寫意」二字的專著則有五本，分別為：《寫意與造景》（朱沉冬，中外書公司，1978.01.180 頁）、《寫實與寫意》（陳銘礪，皇天后土特刊，1981.01，劇本）、《寫意花鳥草蟲集》（王雪濤，藝術圖書公司，1981）、《寫意畫花》（于希寧，藝術圖書公司，1989）、《寫意牡丹》（郭孝民，藝術圖書公司，1995）由各篇題目，我們可以看出，他們所討論的「寫意」局限在書、畫、戲劇領域，並無一篇與詩或詩學有關，這正反映出一般學者的看法：「寫意」一詞並不適用於詩學。

又，因為大陸及海外期刊資料尚未建立詳盡的檢索系統，無法確切得知他們使用「寫意」的範圍，留待來日補充。

刻板印象，而自縛手腳？

何況，若以時間而論，書、畫中的「寫意」用語是較晚出的，宋詩中的「寫意」文詞反而早已為時人所知，我們怎可以後出的術語限定前此的現象？那不是如同削足適履般地愚昧可笑嗎？

此外，「寫意」一詞在《全唐詩》中總計只出現三次<sup>18</sup>，分別是李白「開心寫意君所知」<sup>19</sup>、「寫意寄廬岳」<sup>20</sup>、權德輿「能盡含寫意」<sup>21</sup>，時間都在盛、中唐；《全宋詩》則出現較為頻繁<sup>22</sup>，如釋重顯「寫意不及意」<sup>23</sup>、梅堯臣「作詩寫意酬雙軸」<sup>24</sup>、「寫

---

<sup>18</sup> 此項數據是檢索元智大學《唐詩多媒體網路教學系統》所得結果。

<sup>19</sup> 見李白〈扶風豪士歌〉，《李白集校注》卷七，瞿蛻園校，頁494，台北：洪氏出版社，1985.4再版。

詩云：「洛陽三月飛胡沙，洛陽城中人怨嗟。天津流水波赤血，白骨相撐如亂麻。我亦東奔向吳國。浮雲四塞道路除。東方日出啼早鴉，城門人開掃落花。梧桐楊柳拂金井，來醉扶風豪士家。扶風豪士天下奇，意氣相傾山可移。作人不倚將軍勢，飲酒豈顧尚書期？雕盤綺食會衆客，吳歌趙舞香風吹。原嘗春陵六國時，開心寫意君所知。堂中各有三千士，明日報恩知是誰。撫長劍，一揚眉。清水白石何離離！脫吾帽，向君笑。飲君酒，為君吟。張良未逐赤松去，橋邊黃石知我心。」

<sup>20</sup> 李白〈流夜郎永華寺寄潯陽群官〉云：「朝別凌煙樓，暝投永華寺。賢豪滿行舟，賓散予獨醉。願結九江流，添成萬行淚。寫意寄廬岳，何當來此地！天命有所懸，安得苦愁思？」見《李白集校注》卷十四，頁872。

<sup>21</sup> 權德輿〈酬李二十二兄主簿馬跡山見寄·并序〉云：「杳杳塵外想，悠悠區中緣。如何戰未勝，曾是教所牽。遠郊有靈峰，夙昔棲真仙。鸞聲去已久，馬跡空依然。丹崖轉初旭，碧落凝秋煙。松風共蕭颯，能盡含寫意。」

<sup>22</sup> 因北京大學所整理之《全宋詩》，目前只出版一至二十七冊，資料未臻完備，加以至今尚未得見電腦檢索系統，以人力翻檢時難免有所疏失漏誤，因而無法確知宋詩「寫意」一詞究竟出現幾次？是那些作品？所指為何？雖然如此，仍可由現下查檢結果略知一二。

<sup>23</sup> 〈送秀大師〉云：「巖竇宵寒擁山帔，月高古木霜禽睡。西庵禪者來扣門，別我凌晨下層翠。欲留不可留，寫意不及意。屈陶迢迢安足云，花僞聯聯



意絨辭無雁將」<sup>25</sup>、「寫我意之微兮」<sup>26</sup>、曾鞏「以文寫意意乃宣」<sup>27</sup>、劉摯「短篇講好聊寫意」<sup>28</sup>等等，都是例證。由此可以看出，

太容。易君不見劉陽叟，絕希冀，送人只道無他事。行行會有知音知，何必清風動天地。」見《全宋詩》卷一四七，頁1637。

- <sup>24</sup> 見〈和江幾學士得雷殿直墨竹二軸〉，《梅堯臣集編年校注》卷二十八，頁1021。

詩云：「昔見雷子之小篆，今見雷子之墨竹。節瘦已似蛟龍孫，葉暗曾無鳳皇宿。江翁得之尤愛憐，作詩寫意酬雙軸。掛在空堂坐臥看，如玩蕭蕭巖畔綠。莫疑昏黑眼生花，松煤濃色切寒鴉。不問主人兼客至，明朝騎馬到君家。」

- <sup>25</sup> 〈依韻和宋中道見寄〉，《梅堯臣集編年校注》卷二十八，頁1046。

詩云：「我懷炳炳何日忘，半夜攬琴彈〈履霜〉。寫意絨辭無雁將，低雲作雪正蒼茫。」

- <sup>26</sup> 〈醉翁吟〉，《梅堯臣集編年校注》卷二十六，頁882。

詩云：「翁來，翁來，翁乘馬，何以言醉，在泉林之下。日暮煙愁谷暝，蹄聳足音響原野。月從東方出照人，攬暉曾不盈把。酒將醒，未醒又挹玉壺向身瀉，翁乎醉也。山花尚兮，山木挺兮，翁酩酊兮。禽鳴右兮，獸鳴左兮，翁鵲兮。蟲蝸豪兮，石泉嘈兮，翁酩酊兮。翁朝來以暮往，田叟野父徒倚望兮。翁不我搔，翁自陶陶。翁捨我歸，我心依依，博士慰我，寫我意之微兮。」

- <sup>27</sup> 見〈謝章伯益惠硯〉，《曾鞏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.11）卷二頁22，。

詩云：「人生對門東西陌，口耳一間心誰傳。況乃天地相去遠，一在南海一在燕。古今萬世復萬世，彼亦居下此在前。是非得失錯且繁，以情相話何由緣。造化豈不大且淵，到此縮縮智且慳。聖人智出造化先，始獨俯仰模坤乾。一人詰曲意百千，以文寫意意乃宣。簡書軸載道相聯，馳夷走貊通百蠻。羲皇向今谷屢遷，言語應接旦暮間。聖人不死術以此，又與其類殊蛟螭。外之君臣內父子，仁義禮樂定筆端。硯與筆墨乃舟船，論功次第誰能攀？伯益於文敏且顯，字向紙上生戈鋌。與硯出入宜不捐，胡乃贊我壁棄泉。作詩知硯功小大，報不充賜心焦然。」

- <sup>28</sup> 劉摯〈次韻晉陵吳秀才傳見貺〉，《全宋詩》卷六八〇，頁7932。

詩云：「道卿詩思清如水，披衣霜夜吟寒星。意深調苦悲萬古，平明寄與鍾子聽。北窗病客爽心骨，若飲甘露枯腸盈。嗟夫世故玩神器，智者營役奔風霆。區吟大小各爾志，不可慕者鴻冥冥。吾于世珍粗有覺，未逢燭理瘖不鳴。短篇講好聊寫意，弱趙安敢當秦兵。」